

# 蘇聯的戀愛與家庭

柯爾巴諾夫斯基著  
草嬰譯



時代出版社

13  
2  
1

蘇聯  
的  
愛  
如  
家  
庭  
聯  
心  
抵  
與  
庭

柯爾巴諾夫斯基著  
草 嬰 譯

時代出版社

蘇維埃人們的生活和行動面對着一個最偉大、最美麗的目的——共產主義。建立和鞏固新社會制度的鬥爭，是基於共產主義道德基礎之上的。

在蘇維埃國家發展的新的歷史階段——從社會主義逐漸進入共產主義的階段——裏，列寧—斯大林黨和整個蘇維埃社會，都以特殊的力量，把自己的注意放到各種思想問題上去，而共產主義道德問題就是其中的一個。蘇維埃人們思想的生長，共產主義道德的鞏固和深入蘇聯人民的生活，對於蘇聯經濟和文化各部門建設的未來成就，是起着重大的決定作用的。

共產主義道德形成的過程，包括蘇維埃人們生活的各方面。不論在自己的生產和社會活動上，不論在私生活方面，在家庭和日常生活裏，蘇維埃人們都是受社會主義相互關係的新原則和新的行動規律的指導的。

在這些新原則和新規律的基礎之上，存在着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不受剝削的工作者們之間的同志性合作和社會主義互助的關係」<sup>⊖</sup>，這種關係貫串着對勞動者的愛，以及對人的價值的深刻敬意。

共產主義道德之滲入蘇維埃社會，不是沒有鬥爭、沒有矛盾的。共產主義道德的大對頭，是過去某些有害的習慣，是蘇維埃人們意識裏的資本主義殘餘。

這種渣滓在私生活方面，在家庭關係方面，顯得特別強大，特別充滿活力。不過，顯而易見，只有理智和正確的私生活和家庭關係的組織，才能給他們的生產和社會活動以最良好的影響，並且以此來發展和繁榮蘇維埃社會。

因此，像戀愛、婚姻、家庭這一類重要的問題，就不僅僅是每一個個別蘇維埃人的私事，而是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了。

在社會關係的制度裏，兩性之間或男女之間的相

---

⊖ 見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



互關係，是具有它的特點的。

根據自己的起源說來，人是有機世界生物進化鏈中的一個最高環節。人的有機生活，是服從生物學的規律的。這些規律規定人身機構的各種作用：飲食、呼吸、血液循環、排洩、神經系統的活動、感官的活動、內分泌，——一句話，凡是保證人身正常的生命活動和人類延續的一切作用。

不過，由於人類漫長的社會史——在它裏面勞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的結果，人的生物本質起了重大的變化，它在人們的社會生活裏，服從社會規律的引導，並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因此，人的性質，歸根結蒂，並不由他生物學的規律來加以決定，而是代表『社會關係的總和』。

人首先是社會的存在物。

社會規律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特別反映在下面這一點上：人類生命活動的某些自然作用，並不以赤裸裸的動物形式來進行，而是在本質上改變了的，並且經人類文化改組成的形式來進行。

例如，遵循自然的定律，男女在達到性的成熟

時就互相發生以延續人類種族爲目的的性關係。這是不問人類社會和文化發展達到怎樣的程度，必須服從的自然定律。

問題是在於兩性關係的自然本質，在怎樣的階段將成爲人的本質，那就是說，受到人的社會性質的高尚影響。

這個問題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上的價值，而且更含有巨大的實際意義。在蘇維埃國家裏男女之間的關係是怎樣構成的，它跟階級社會裏的同一類關係有些什麼區別，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婚姻結合和家庭的原則性新基礎是怎樣的，——這一連串問題，在我們全體社會主義的積極和自覺建設者，是絕對不能含糊不清的。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提一提歷史上的某些事實。

現代科學缺乏太古時代兩性關係性質的正確和詳細材料。關於它我們只可以從各種智識所獲得的間接材料裏作一些推測，而主要的則是根據分析古代各民

族習慣和傳統的人種誌學，——這種民族，直到今日，它們的社會發展水準還是非常低的。從神話，傳說和比較語言學的材料裏，也可以推知一些。最信實可靠的材料，要算十九世紀後半期，那些直接研究某些野蠻民族生活的考察家所搜集到的。毛爾根、巴霍芬、列都諾、柯伐列夫斯基等人的調查工作就是如此，而恩格斯在自己那部名著「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裏，就會經引用過這一類資料。

這種材料的邏輯分析，相當可靠地顯示：那種曾經發展過太古時代兩性關係的道路，會重新恢復過來。

在那個時候，當人類從動物生存階段，過渡到社會史的範疇時，兩性之間的關係是完全服從於繁殖的本能。當時性的關係是雜亂無章的，每一個女子都可以屬於每一個男子，同樣地，每一個男子也都可以屬於每一個女子。過了一些時間，這種關係被調整成爲羣婚制，在這種制度下，某一羣男子跟某一羣女子同居。從羣婚制又分化成爲原始血緣家族，在這種家族裏，父母和子女，以及兄弟和姊妹都互相發生婚姻關

係。

這種家族，自然又退化和讓位給在父母和子女之間斷絕性關係的家族。以後更發展到禁止在兄妹之間發生婚姻關係。所謂「普那路阿」（«Пуналуа»）的特種家族就形成了。從這種家族發生了氏族制度。

在羣婚制的各種形式裏，很難確定孩子的父親是誰，但是，却總能知道誰是他的母親。由此就產生了以女子爲中心的原始親族關係，並確立了曾經存在於一段很長時期裏的母權制。

恩格斯反駁那種說女子在社會發展初期就是男子奴隸的盲目論斷：『女子在低級的、中級的、和部份高級的野蠻民族裏，不僅享有自由，而且更佔有非常受人尊敬的位置。』

值得記住的是在婚姻關係的性質裏，所有的變化，不論在太古時代，不論在往後的全部歷史裏，最後都是由經濟的原因來加以決定的，而且首先是由社會生產發展的水準來加以決定的。家族經濟在高級野蠻時代開始佔據顯著的地位。在這種經濟裏，領導地位是屬於女子的。女子在這種制度裏必須執行過份繁

重工作這一事實，是跟女子隨着她的勞動而愈益受人尊敬那一事實，完全不相矛盾的。『在女子應該多做許多我們想像不到的工作的民族裏，女子贏得遠比我們歐洲人更大的真正尊敬，』恩格斯指出道。『在外表上受人尊敬，而脫離任何實際勞動的文明時代的太太，比起從事繁重勞動的野蠻時代的女子來，她的社會地位就要低得多；後者在自己的人民之中被認為真正的太太，而根據自己的地位講來，她們也的確是名實相符。』

大概正是這樣的女子地位，成為規定從羣婚轉入到配偶婚的基礎，在配偶婚時代，女子有權只屬於一個男子。恩格斯強調女子在這個問題裏的主動性，因為男子們決不會想到放棄實際的羣婚制的「便利」的：『只有在女子們實行轉變為配偶婚之後，男子才能够採取嚴格的一夫一妻制，——自然，只是對女子而言。』

照恩格斯的意見，配偶婚是在野生和野蠻兩時期之間發生的。在這個時期之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較快的節拍進行，並引起個別家族裏財富的累積。



這種情況給建立於配偶婚和母權制基礎之上的社會一個打擊。『配偶婚把一個新的因素帶入到家族裏去。除了生母之外，它規定了可靠的生父……』母權制時常剝奪父親子女們的遺產，因為它會部分地轉到母親姊妹的後代手裏去。母權制必須廢除，而它也終於被廢除了，藉着在生產過程中開始担任更重要角色的男子們的毅力被廢除了。』

『母權制的被推翻，』恩格斯寫道，『是女性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失敗。丈夫在家裏奪得了政權，而女子却喪失了自己光榮的地位，變成爲傭僕，變成爲淫慾的奴隸，變成爲單純養孩子的工具。』

家長制的家族，不僅把父親——家長——對財產的管理權合法化起來，而且把妻子處於絕對受丈夫支配的地位。這種家長制家族的發生，意味着作爲現代家庭的直接先驅的一夫一妻制家族的建立。一夫一妻制的家族，比起配偶制家族來，是更前進一步了，因爲婚姻的結合，在一夫一妻制的家族裏，更爲牢固，並且不像配偶婚制，可以按照任何一方的意願，而解開。然而，這種家族只有對女子是一夫一妻制，女

子必須保持絕對的貞潔和服從，而男子——一家之父——却可以自由支配妾奴。

不論在古代東方的專制制度裏，或是研究得最完善的古希臘的家族組織的形式怎樣各各不同，——它們全都反映符合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準，符合社會經濟狀況的社會關係的那種制度。

宗教和法律固定了和神聖化了男子對於女子的統治，把後者轉變成爲一種特殊的私有財產。男子們可以完全橫行不法。服侍他們的不僅有女奴隸——沒有人權的妻妾——，而且更有希臘奴隸主們所專門建立的、成爲個別婚姻補充物的妓院。

經常受欺騙的妻子們也不安份起來。『隨着個別婚姻同時出現了兩種不變的，以前不知道的社會類型：妻子的情人和姘夫。男子戰勝了女子，然而戰敗者却寬宏大量地變成了勝利者。除了個別婚姻和賣淫制度之外，被禁止和嚴厲懲罰，但却難以根絕的通姦事件，成了無法消滅的社會現象。』

所以，在過去幾千年間，隨着社會環境的改變，兩性關係的性質，婚姻的形式和家族組織的原則也都

在改變着。

婚姻結合形成的自然條件，由社會條件來取代，而在社會條件裏，私有財產制之戰勝公有財產制，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女子處於統治地位的時期，由男子統治來取代，而後者更以主人和丈夫的地位，對女子實行雙重的剝削。女子對這種暴行的反抗，並沒有隨着個別婚姻的確立而停止。個別婚姻『……在歷史上絕不是以和解的性質而出現的，它更不是婚姻的最高形式。正巧相反。它意味着一種性別對另一種性別的奴役，並宣佈在過去全部歷史上，直到那時為止，還不會爲人述說過的，兩性之間的相互敵意』。

自然，兩性之間的那種敵意，使他們相互之間無法產生愛情。在根據普通買賣契約或誘騙手段從女方父母手裏弄到未來的妻子時，男子並不注意到手的女子是否對他傾心。而後者由於遭受着跟生財傢具同樣的剝削，絕難對丈夫發生深刻的感情。

在古代神話、民間傳說和傳記故事裏所達到的那種戀愛描寫，只是反映男子的才氣、魄力跟女子的美貌互相輝映的那種感情基礎，而後者甚至在感情上，

也是服從於男子的，像奴隸服從自己的主人一樣。)

在過去數千年間，女子是處於家奴的地位——生產孩子和滿足男子情慾的工具。

高爾基在他那篇著名的「談女人」的文章裏寫道：

『全部文化史貫串着一件可恥的事實，這件事實直到今天還不會受到應有的批判性的研究，並且被當作一種牢不可破的「真理」和「法律」而確立着。這件事實就是對女人的態度，好像是在對待一種低級的——比起男子來——東西，一種似乎在能力的發展上不能達到男子的智識高度的東西。』

在養成這種對女人的可憎看法上，教會裏的僧侶出了特別大的力氣。『各個時代和民族的宗教，都教唆男子有權把女子看作「他主子的狗」。她的基本功蹟，就在於養孩子和無條件地服從丈夫的意志……基督教把女子的生產行爲稱爲「淫亂」、罪孽……古代的哲學家，例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在女子社會意義的評價上，也跟教會裏的僧侶們沒有什麼分別。亞歷士多德……在社會意義上把她放在跟奴隸同一等級。

上。』

在賣淫制度的基礎上——古希臘合法的娼妓形式——，發展了『……唯一傑出的女子，她們在自己的智慧和藝術趣味上，超過古代女子的一般水準，而在性情上又像斯巴達女子。然而，爲了要成爲一個女子，首先就必須去當賣淫婦這個情況，却遭到雅典家族最嚴厲的非難』（恩格斯）。

不管在人類的社會生活裏處於附屬和卑下的地位，女子始終能夠給人類文化帶來巨大的貢獻。

女子是家庭的經常和忠實保持者，跟女子聯繫的事情有火的發明，野菜、塊根和藥用植物的採集和栽培，動物的馴養，縫紉和紡織手工業，以及許多藝術部門的發展，特別是孩子的扶養和教育。

毫無疑問，人類在發展許多真正的人的感情上，是應該重重地感激女子的教育影響的。

這原因是由於教育孩子的基本義務，是落在做母親的女子身上的。根據實踐而相信孩子的靈魂對於外界一切的影響特別富於感受性，作爲教育者的女子，自然指望給自己的孩子們培養優良的感情、思想和行



爲標準。

由於做了男子的伴侶，並不能在剝削制度的框子裏佔有跟男子平等的地位，女子就以自己的力量，深深地克制着粗野的、動物性的性憧憬的本質。

還在羅馬時代，女子就享有很大的自由和尊敬。在羅馬世界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一夫一妻制家族的形式，使『……丈夫的權力採取比較柔和的方式，並且給女子們，至少在外表上，以古代從來未曾有過的受尊敬和享自由的地位：只是由於這個緣故，才能够建立了從一夫一妻制——看各種不同的情況，從它的內部，旁邊和相反的方向，——發展成爲最偉大的道德進步的條件，而爲了這個進步我們是應該感激的：產生了以前歷史上從來不會有過的現代個別的性愛』。

在社會發展的更高階段上，男女之間精神和思想的聯繫，改造了和提高了生理上相互佔有的感情。

（戀愛，也像人類別的感情一樣，是社會史的產物，它變成了人類活動的一個重要動機，美感的一個刺激，『戀愛，』漢爾維茨(Гельвеций)◎寫道，

◎ 十八世紀法國著名唯物主義哲學家。

『推動了第一個藝術家的鉛筆。』

『世界文化最偉大的作品，以各各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人類戀愛之美。』

人類戀愛的發展，不是沿着平坦和上昇的路綫進行，而是在剝削社會的私有財產關係裏，跟許多阻礙起着衝突的。

『藝術文學以騎士戀愛的描寫，來照耀不少光輝的篇幅，不過在本文裏，由於我們所着重討論的不是戀愛心理，而是戀愛的倫理學方面，我們不能忘記後者。在封建制度裏，除了理想的「心上人」的騎士崇拜之外，同時更存在着可憎的「貞操帶」，以及用「初夜權」的形式，對農奴女子實行粗暴的侮辱。』

代替它應該帶來的快樂和幸福，戀愛却反而引起了深刻的苦痛，尤其是佔人類半數的女子。

\* \* \*

私有財產——在它的基礎上發生了一夫一妻制，——在光明和純潔的愛情上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記，而這種光明和純潔的愛情是藉着人類過去的全部歷史而發展的。人類真正的戀愛，只有在男女相愛者處於

完全平等的地位時，才有可能。不過，這種平等在階級社會裏是不能實行的。

愛情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遭到特別厲害的褻瀆和歪曲。『資產階級撕破了家庭關係裏動人和感情的庇護，並使它變成爲純粹的金錢關係。』<sup>⊖</sup>

資產階級對於婚姻問題的處理方法，是要看這個結合，能使新郎的家族帶來多少資本，以及能不能保證新娘將來做母親的幸福。按照資產階級國家裏的法律，丈夫成了他妻子那份以「陪嫁」形式帶來的財產的主人，而妻子——這份財產的過去所有人——却喪失了所有權。

在費定那德·俞德堡(Фердинанд Ландберг)的那本「美國六十家族」(«60 семейств америки»)一書裏，作者描寫豪門資本皇朝代表們間所締結的婚姻，完全是以繼續集中資本和獲得更雄厚的金融威力爲目的的。這一類婚姻成因的分析，預先就消除了未來夫婦間的任何愛情。商業的意義，在這裏佔了第一位。

⊖ 見「共產黨宣言」。

自然，丈夫和妻子的外遇關係，難得由於愛情，而多半是由於寂寞，也就成爲這種婚姻的必要補充。這一類資產階級的婚姻行爲，被認爲是合乎道德的，如果能夠遵守外表上的禮儀。

『我們的資產階級，對於任意支配他們工人們的妻子和女兒尙且感到不能滿足，更不要說公娼制度了，他們看到互相勾引朋友的妻子，是一種特殊的享樂。』<sup>⊖</sup>

戀愛在資產階級社會裏，轉變成爲一種買賣的東西，在它的周圍進行着最最骯髒的商業行爲。戀愛也像其他一切商品似的，厚顏無恥地作着廣告。只要看看充塞於資產階級報紙廣告欄裏的所謂徵婚啓事，就可以證明了。這一類啓事的作者，除了諷刺地宣佈自己的體格「條件」之外，更確切地開明買賣那種叫作「終身伴侶」的「商品」的價格：這就是陪嫁和收入的數額。

資產階級在最自然的男女戀愛關係上，烙下了骯髒的買賣印記，而婚姻在資產階級社會裏，也就轉變

⊖ 見「共產黨宣言」。

成爲娼妓制度的變種。

資產階級的法律，完全站在保衛掌握財產的丈夫的地位，後者在對待妻子的專制任性上，不會受到任何阻礙，而是操有全權的主人。這種權利把妻子轉變成爲她所帶過來的那份私有財產的活點綴品。顯而易見，在這樣的家庭裏，愛情是被損害和糟塌得不成樣子了。

女子想衝出這種資產階級法律的樊籠，和打破宗教，丈夫或是父親的禁令，結果一定會弄得身敗名裂。

古典藝術文學，創造了不少反映資產階級社會女性悲劇的輝煌著作。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書裏的女主人公企圖打破宗教的禁律，切斷由教會所建立的跟丈夫的聯繫，以便自由和幸福地去戀愛。這個遭到貴族社會殘酷非難的企圖，終於以流血的結局，安娜·卡列尼娜之死於火車輪下，而收場。卡杰陵娜（奧斯特羅夫斯基「大雷雨」裏的女主角）和愛瑪（福洛貝爾「巴伐里夫人」裏的女主角），小資產階級出身，幻想着幸福戀愛的女子



們的命運，也是如此。不管這些不同作品裏的女主人公們的個別遭遇有着差別，她們却被命運的共通悲劇團結在一起。

資產階級社會女子的命運，被明明白白地規定在普魯士的四個「K」字裏：Kinder, Küche, Kleider und Kirche（孩子、廚房、衣服和教堂）。在大多數國家裏，喪失參加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資產階級社會裏的婦女，生長在自己狹小和無聊的小天地裏，在自己的發展上，無可避免地會落在男子之後。

澳洲作家孟德爾（A. Мэндер），「從六點鐘到半夜」一書的作者，認為資產階級世界裏的大多數人，差不多都沒有達到基於真正戀愛的關係：『對於千百萬對夫婦，甚至包括那些享有家庭安樂的在內，家庭生活被毒害了。被丈夫、妻子或是他們兩者的利己主義而毒害了。他——或她——所注意的只是「利益」。他——或她——所想到的，只是他——或她——從自己的家庭、婚姻和伴侶身上，可以得到些什麼。每一個人都想給自己弄到儘可能多的便利，享樂

或是生活的特權。」

自然，作者所指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作者清楚瞭解這一階層裏家庭生活的全部虛偽和脆弱，他斷定「男女之間最鞏固的結合，是由同志的感情建立的，那就是說，是由共通的宗旨、共通的利益、共通的行動遭遇（不僅限於消極的）建立起來的。在這裏存在着他們幸福的最可靠保證」。

可惜作者不瞭解這一類關係，是不能在那種階層裏產生的，——那裏，私有財產利益的對立，由它所產生的利己主義，以及人們之間的敵意，都是家庭成員行動的規範。

道德的低落和資產階級家庭的破滅，主要是由於離婚數字的急劇增長。在美國離婚現象已經成為「民族性的悲劇」。

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所出版的「美國司法學會會報」第六期裏，發表了一篇題目叫：「民族性的離婚悲劇」的文章。從這篇文章裏可以知道，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每一千對夫婦，有六十一起離婚案，但是，到了

一九四五年，就增加到三百十起。這就是說從前每十六對夫婦中有一對離婚，而現在却是每三對中有一對。在美國每年有五十萬個家庭破滅。這是美國統計的平均數字。個別的例子可以舉出田納西州的察坦華城來，那邊居住着十二萬人，每對男女平均要離婚五次。美國家庭「幸福」的性質，是無庸再加評述的了。

走上酗酒、犯罪和性的放縱道路的青年一代的缺乏管束，是這種家庭墮落的不幸結果。美國青年道德崩潰和美國女子犯罪行為增長的鮮明圖畫，可以從不久之前發表在「文學報」第十七和十九期裏，尤利·茹柯夫（Юрий Жуков）的那篇「他們的道德」（«Их мораль»）裏看到。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無產階級家庭是資產階級家庭的對照。

大工業的發展，無可避免地要吸收大量婦女去進行生產。女性無產階級的參加生產，根本改變她在家庭裏的地位，這種家是由女子和男子共同維持的，而且由於環境的力量，女子常常會成為家庭唯一的贍養

人。在那個時候，當戀愛在資產階級社會成爲偶然例外的時候，它『……可以成爲對女子關係的規律，而且，這種關係也只有在被壓迫者的階級會真正存在，所以，現在——在無產階級社會裏，可以不顧這樣的關係有沒有被正式承認』。

資產階級文學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婚姻特徵的各種夫婦不貞行爲，當作自己愛好的對象，這種文學以各種剎那間關係的細膩描寫，而充塞於文學市場上，不過，它却不曾接觸到無產階級社會，而這也並不是偶然的。

自然，在資產階級制度條件裏的無產階級家庭，也常常會遭到瓦解。然而，作爲無產階級婚姻性質的基本特徵，却在於——夫婦之間關係的永久性和鞏固性，由於共同跟剝削者進行鬥爭，以及跟艱難和窮困進行日常鬥爭而產生的精誠團結的精神。

至於說到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民階層的婚姻，那末它的性質是從雙重性和中間性的地位裏產生出來的，而這種雙重性和中間性的地位，也正是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農民所佔的地位。

農民家庭跟無產階級家庭相同之點，是它的勞動也同樣受到資本的殘酷剝削。不過，除此之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農民家庭，跟工人家庭的不同，是在於生產手段的私有性，它是一個經濟的細胞，其中家長被認為「主人」。

在資產階級社會制度下的農民階層裏，經濟利益，像一條規律似的，是締結婚姻的基礎。『忍耐忍耐，就會相愛』——這就常常成為農民們結婚時的指導，在這種婚姻裏，爲了經濟上的利益，愛情被忽視和壓抑着。

在勞動的非人剝削，勞動者經常性失業和無休止貧困的條件下，資產階級社會裏不僅採取合法的公開形式，而且更採取掩飾偽裝的娼妓制度，就顯得特別猖獗。在這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最可恥的現象裏，反映出它最深度的道德崩潰。

在早期的哲學作品裏，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在對於婦女——捕獲物和用來滿足社會情慾的對象——的關係裏，反映出人類的無限墮落，當他只爲自己而生存時……』



資產階級把婦女轉變成爲一種特殊的商品。這種「活商品」的交易，不僅在妓院裏進行着。凡是在婦女企圖保障自己人的生存權利的地方，剝削婦女的行爲就採取偷偷摸摸的、卑鄙齷齪的形式。

馬雅柯夫斯基在針對資產階級而作的，那首充滿辛辣諷刺的「巴黎女人」的詩裏，用如下的詩句來結束：

【在巴黎

做女人

非常

困難，

如果女人

不出賣自己，

而出去工作。】

\* \* \*

只有婦女跟男子政治、經濟和法律平等的實現，才是婦女可以獨立、自主和在物質生活上脫離對男子

倚賴性的基本條件。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男女的關係才可以具有真正人的性質。

『……婦女解放是全體婦女回返社會勞動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婦女才可以佔據跟男子平等的地位，而被壓抑和侮辱的愛情才能獲得完全的解放。

恩格斯天才地預見到，在社會主義制度裏會出現新一代的男子，他們『……一輩子永遠用不到拿金錢或是別的社會權力的手段來買得女子，而女子的一代也用不到以真正愛情之外的任何動機，來獻身於一個男子，或者由於恐懼經濟的後果，而放棄獻身於自己心愛的男子』。

在恩格斯的這個規定裏，包含着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利益的男女關係性質問題的原則。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把婦女從舊社會給她的所鑄成的鎖鏈裏，完全解放出來。婦女在政治、經濟、和法律的各種社會生活上，獲得了跟男子平等的權利。她參加新生活的各項建設工作。

蘇聯的婚姻法和家庭法，把婦女從被貶損的，法律上從屬於男子的地位裏解放出來，並且賦予婚姻關係以全新的性質。同時蘇維埃政權更採用保護母性和嬰孩的措施。因此也就建立了男女之間新的、真正人的關係。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建立了婚姻和家庭組織的新基礎。不是由於物質條件的考慮、不是由於父母的威脅、也不是由於宗教的偏見、而是不僅基於性的吸引，同時更基於生產和文化利益的共通性、基於政治、思想觀點的統一而建立的真正相互的戀愛，——這就是建立鞏固家庭保證的蘇維埃婚姻的原則性基礎。

這樣的家庭，在蘇維埃國家成立的最初幾年裏，已經在開始建立起來，那時婦女也像一切勞動者那樣，跑出到生產、社會和文化活動的廣闊天地裏來，而且在短時期內表顯出自己是一個新社會制度的強大創造力。

隨着生產手段社會公有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的規定，家庭制度也有了劇烈的改變。

然而，數千年所培養成功的關係的根本殘片，却不能一下子就消除掉。不管蘇維埃政府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最初幾年間用法令規定了婦女地位的偉大改變，列寧却把它們只看作準備未來建築的新壘基地，但却不是建築本身。

列寧在著名的「偉大的開端」一文裏寫道：『不管所有解放的法令，婦女繼續處於家庭奴隸的地位，因為瑣屑的家務在壓迫她、窒息她、貶損她，使她變成愚純，把她束縛在廚房裏、孩子室裏，使她的勞動被非生產性的、瑣屑的、危害神經的、愚純的和苦役式的工作所竊取。真正的婦女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只有在羣衆開始（在擁有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反對這種瑣屑的家務鬥爭的地方和時候，或者，說得更正確一些，在羣衆性地把它改造成爲龐大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地方和時候，才會開始實現。』

要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建立廣泛的、解除婦女重担的生產輔助、教育和公社機關網，需要不少年份。然而，要把全體婦女從瑣屑的家務裏完全解放出來，直到目前爲止已經存在的這種機關尙嫌不夠。

自然，女子總是要負擔跟男子戀愛的自然結果——生育和餵養孩子。落在她肩上的更有照顧孩子和教育孩子的一份重大工作，特別是在孩子出生的最初幾年裏。

顯而易見，由於這些原因，女子在勞動和智識各方面，要比男子落後些。所以，在男子跟女子——在鬥爭中和在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勞動裏的戰友，——的關係裏，更需要造成一種心理上的轉變。

然而，要是這個轉變，在婦女對參加社會建設各部門的創造活動能力的評價上，迅速發生的話，那末，在兩性的關係方面，它就不會一下子就完成。婦女解放曾經被許多男子和一部份女子所曲解，尤其是在蘇維埃國家成立的最初時期裏。一部人認為這種自由，就是不受任何禁令拘束，無需什麼節制的絕對的戀愛自由。

這一類被可悲的理論家宣稱為「自由戀愛」的小資產階級的戀愛觀，是跟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沒有什麼共同之處的。

列寧熱烈地抗議所謂「杯水理論」，後者斷定

說，戀愛——這是跟喝一杯水同樣簡單的私事，而它也應該像口渴一樣簡單地被滿足。

列寧認為兩性關係，家庭和鞏固家庭關係的問題——這絕不是跟社會無關的私事，或者可以不受社會的控制。不，這是跟社會關涉最接近的事件。因為這個緣故，它有權要求戀愛行為的雙方，不要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以便孩子們不致因為自己父母的輕率行為而受到苦痛。

列寧給這個問題以特別重大的意義，更由於他認為這一類「理論」是有害的，它會浪費革命鬥爭所必需的青年的精力。

列寧於一九一五年跟伊聶薩·阿爾曼德(Инецца Арманд)的通訊裏，發揮了論家庭關係性質的寶貴思想。

伊聶薩·阿爾曼德，——從列寧寫給她論她的婚姻和家庭小冊子的信裏可以知道，——保衛着無限制的戀愛自由的思想，她認為沒有這種戀愛自由，是談不到婦女的完全解放的。

列寧揭發了「自由戀愛」的資產階級本質，辛辣

地反對這種主張。

伊聶薩·阿爾曼德認為沒有愛情的婚姻的接吻，是下流和醜陋的，並且拿它來跟出於剝那間情慾的純潔接吻作對照。列寧指出這個對照的不合邏輯性：『爲了通俗的小冊子，最好還是拿沒有愛情的、小市民、智識份子和農民的……下流和醜陋的婚姻，跟充滿愛情的無產階級的公民婚姻作對照……』

列寧那個充滿愛情的牢固的公民婚姻，應該是家庭基礎的傑出的思想，是家庭關係方面的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

在社會主義制度裏，公民婚姻是建立在男女雙方互相愛戀，互相尊敬的基礎之上，建立在政治、思想觀點和文化利益的共通性上，建立在心理的接觸上。這種關係，正是牢固家庭關係的基礎。

正像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的那樣，人們性的吸引，並不以赤裸裸的生物學的形式出現，而是在心理體驗和利益的複雜掩護之下，常常還受到高級思想程序上的動機的限制。因爲這個緣故，男女之間的戀愛，常常不僅表現在生理上的互相愛好，——雖然這個動機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主要的是他們的性格、智力、文化興趣和別的社會條件，也能符合他們生理的吸引。

只有在這樣的男女關係之下，盲目的、生物的性的吸引，能夠變得崇高，並且轉變成為真正人的愛情。這種愛是自覺的、理智的，人若體驗到它，就不再是自己生物本性的奴隸，而成為受意識克制和改造的自己本能的理智的主人。

可惜人的戀愛體驗並不是永遠沿着這個方向發展的。相反地，在某些被過去資產階級傳統敗壞了的人們，戀愛只不過被反映成為生理的接近吧了。這一類人在生理的領域，看到自己戀愛體驗和志願的全部，看到它們的基本意義。自然，像這種動物式的男對女和女對男的關係，是不能算作真正人的戀愛的。

爲了解釋和辯護籠罩在資產階級集團裏的性的放縱，某些資產階級的「學者」想出了虛偽的「理論」，以證明人是一夫多妻的生物，證明在本質上，性的感情不能忍受永恆不變和單調。用這些「理論」來解釋許多人愛好戀愛對象的時常更換，以及剎那間的聯

繫。

那些在道德上不堅決的人們，也企圖用這一類腐朽的理論，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些人輕率而隨意地到處採花尋蜜，沒有體驗到人的嚴肅和豐富的愛情，以致道德淪亡。

詩人史杰潘·施企巴喬夫(Степан Щипачев)

關於這一類人說得好：

「你一會兒吻這個，一會兒吻那個，

通過青灰色的煙霧。

嚴詞呵責也許沒有用，

談道德也不是詩人的本份，

只是誰把戀愛當作小銅鈿，

自己也不知道該向誰分送，

他就會變得可怕地老態龍鍾。」

必須斷然地推翻一切荒唐的寓言，說什麼為了「貨真價實的戀愛」，同意人的一夫多妻本質，和生理上需要「剎那聯繫」的主張。

這一類主張和「理論」，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特別有害和難以容忍，因為在那裏勞動的剝削已經消滅

了，每一個勞動者都有發展他體力和智力的可能。正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了各種必要的條件，使永遠被共同的文化和意識生長，以及傾向完善的志願而革新的男女戀愛，具有永久的性質，成爲一種完整的感情，成爲夫婦雙方勇氣和生活樂趣的源泉。

永遠不該忘記，由於自然的規律，戀愛和互相佔有會引起自然的結果——生養孩子。

列寧說，參加戀愛的只有兩個，但却會產生第三個，新的生命。這裏包含着社會的意義，發生了對團體的責任。所以，提到社會責任，我國青年應該嚴肅地處理愛情，學會用理智來控制性的自然吸引力，這種理智不讓人類戀愛的優美和崇高感情，轉變成爲粗野的動物情慾的滿足。

常常有人單純地受了性的吸引，沒有考慮到他們將共同生活一輩子，並且將由於他們的結合而產生新的生命，就貿然地結婚，可是過了不多久之後，却會發現他們是完全不能互相適合的。

許多人不瞭解，人與人之間的思想調和，是不能一下子建立起來的。一切人們的差別不僅存在於生理

的組織上，而且也存在於教育、文化水準和生活習慣各方面。因為這個緣故，當他們要組織共同生活的時候，他們必須互相研究，互相瞭解全部的性格和思想，以便將來在結婚之後，繼續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相互的教育，共同為文化和充實的生活而努力。時常有人忘却結婚是一個非常嚴肅和重大的步驟，以致造成輕率的結合，——這樣的結合差不多在婚後第一個星期裏，就會變成苦痛的重擔，而以後更會引起無可避免的分裂。

詩人史杰潘·施企巴喬夫，指出人們在組織家庭生活時所必須克服的困難，寫道：

『愛情必須雙方珍惜，  
隨着年代歲月。  
戀愛不是長板凳上的嘆息，  
也不是月下花前的散步。  
有泥濘，也有雨雪——  
既然得一輩子共同生活。  
戀愛彷彿一首美好的歌，  
可是好歌却不容易譜寫成功。』

規定男女之間完全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建立了各種必要的物質和精神條件，來保證男女之間真正人的關係，——這種關係鞏固『公民的戀愛婚姻』，並組織牢固和友好的蘇維埃家庭。

某些賢明的「理論家」，從家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私有財產的基本細胞的定律，得出結論來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於家庭的需要消失了，照顧孩子的責任完全由社會來負擔。在這些「賢哲們」的想像裏，家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在『滅亡下去』。

像這一類家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滅亡的「理論」，人民的敵人特別熱心散佈，它在本質上是深深地違反社會性的。

對於在私有財產基礎上所發生的一夫一妻制，會不會隨着私有財產制而同時消滅的問題，恩格斯作了一個非常透澈的回答：『可以不是沒有根據地回答說，它不僅不會消滅，而且，相反地，只有在那時才能澈底實現。隨着生產手段的轉變成為公有財產，消滅了僱傭勞動和無產階級，同時，無數婦女也不必再爲了金錢而出賣自己了。娼妓制度就會消滅，但是一

夫一妻制却不僅不會結束，最後，而且對於男子也將成爲現實。』

各種不同家庭形式的產生和發展的深入歷史分析，使恩格斯能夠得出一個關於家庭進化未來命運的邏輯性結論：『回答只可能有一個——它應該跟社會的發展同時發展，跟社會改變同樣改變，正如直到此刻爲止所發生的那樣。它是社會制度的產物，也是社會文化情況的反映。由於一夫一妻制家庭，從文明開始時期起，有着顯著的改善，特別是在最近的一個時期裏，那末，至少可以假定說，在未會達到兩性的平等之前，它是能夠繼續趨向完善的。要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遙遠的未來，不能滿足社會要求的話，那末，現在也就無法預言它的後繼者將是什麼。』

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恩格斯關於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思想，是跟主張家庭「滅亡」的「理論家們」的早熟結論，相對立的。值得我們指出的是，恩格斯認爲對於家庭的遙遠未來作烏托邦式的預測，是不可能的，他把這個問題的決定留給了後代的人們。

受着馬列主義關於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理論的引

導，我們應該千方百計地注意社會主義家庭的鞏固。

現在，當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建立之後，家庭關係就根本不同了。自然，還有許多性的放縱，對婦女和孩子的粗暴態度，以及把自己個人利益放在家庭利益上的現象，沒有完全肅清。不過，這並不是蘇維埃社會的基本和特徵現象。基本的和主要的是社會主義家庭鞏固的不斷過程。

這個過程，是跟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生長和鞏固相聯繫的。蘇維埃家庭，並不像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家庭那樣，跟社會互相對立，而是跟它一起組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蘇維埃家庭是跟整個蘇維埃國家，生活在共同的利益和目的之上的。在蘇維埃家庭裏，生長着和教育着後代的蘇維埃愛國者，——他們將給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帶來自己珍貴的貢獻。在贏得對希特勒匪徒和日本帝國主義們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上，我們應該深深地感激培養英勇的祖國保衛者們的強大和團結的蘇維埃家庭。

表現蘇聯人民意志的黨和政府，建立各種必要的條件，以減輕婦女的家庭勞動，並予孩子衆多的母親



以幫助。從生產第三個孩子起，做母親的婦女就可以從國家方面獲得物質補助，這種補助將隨着家裏孩子數目的增多而遞加。

在整個人類史上，還從來不會有像在蘇維埃聯邦那樣地重視母親婦女在生育和教養孩子上的勞動過。在蘇維埃聯邦有二萬五千以上的母親英雄，有二百二十萬以上的母親榮膺「母性之光」勳章和「母性獎章」。

在蘇維埃制度下，女子做母親的機能，並不妨礙婦女們積極參加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建設工作。

只要舉出幾個數字，就可以明白這個情況了。在工業和運輸方面 ● 婦女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在人民教育部門工作的，有二百多萬婦女；在保健部門工作的婦女有一百多萬人，其中有十二萬六千是女醫生。工業和運輸方面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作人員之中，有二十五萬以上是婦女。在科學、技術和藝術各部門高級熟練專家之中，婦女佔百分之四十三，在無數萬科學學士和博士之中，有二百以上的婦女曾經榮膺史大林獎金。數十萬婦女在集體農場充當突擊

隊員和主席，其中幾百個榮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幾萬個會獲得勳章和獎牌。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裏，數十萬婦女曾在蘇軍的行列裏，在蘇聯遊擊隊的隊伍裏作戰；數千個婦女曾經獲得作戰勳章和獎牌，其中近一百人會膺蘇聯英雄的高級稱號。有二百七十七個婦女被推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一千七百三十八個被推為聯邦和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被推為地方蘇維埃代表的婦女有四十八萬人以上。

這些統計數字說明，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產生了過去全部人類歷史所不會知道過的新型婦女。

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數這些婦女都是出色的母親。

蘇聯婦女是新社會的積極和自覺的建設者。蘇聯的現實，推翻了那些企圖證明婦女的生物性和社會性劣點的資產階級學者們醜惡的論證。

自然，智識和道德完善，體格健全，再配上女性美的蘇聯婦女，是全世界婦女的模範，值得大家深深的敬愛。

決定共產主義積極建設者的工作和行爲的高度共產主義的自覺性，是清除過去討厭的殘餘，防止一切

可能發生的錯誤——特別是戀愛方面的問題，——的最好保證。

如果男子和女子一分鐘也不忘記，他們是人，在戀愛的體驗上他們記住自己人的品格，不僅追求身體上的快樂，而且更注意自己精神世界的內容，那末，在他們之間就會產生、發展和鞏固雙方帶來巨大幸福的優美、崇高的愛情。

在人類史上有不少男女戀愛的良好實例，這種戀愛從青年時代一直持續到暮年，有時會把這些人們的苦痛生活，轉變成為巨大的幸福，不管一切災難和貧困。

馬克思和他的太太珍妮從學齡時期就開始的莊嚴、輝煌的戀愛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通過自己全部艱苦和多難的生活，這位人類的偉大天才和他那位可敬的同伴，始終執着深深地互相尊敬和服從的不熄的愛情火焰。在馬克思的家庭裏，從來不會在父母之間，或是父母和孩子之間有過分歧的陰影。

在許多偉大的科學、文學和藝術巨匠之中，也可以舉出不少那種使生活渲染上快樂光彩的戀愛實例。

他們能够一輩子保有深刻有力和純潔無垢的感情，不受歪曲人類正常關係的資產階級制度的反對條件的影響。

蘇聯人民應該記住這些在階級社會裏作為例外，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成為規律的實例。

\* \* \*

在兩性的相互關係方面，在家庭生活裏，在風俗習慣上，過去的殘餘顯得特別的富有生命力。

人們的私生活，並不像他們的生產和社會活動那樣地公開，那樣地『一目瞭然』。在意識上作着資本主義殘餘俘虜的人們，在家裏，在自己的家庭裏，彷彿忘記了共產主義的道德原則，而轉變成為庸俗的小市民，雖然『在大庭廣衆之間』他們不但自己遵循這些原則，而且更號召別人也去遵循。

關於這些兩副面目的庸夫俗子，馬雅柯夫斯基在自己那首『戀愛』的詩裏諷刺道：

『在大會上高唱：

「同志們，前進！……」。

可是回到家裏，  
就忘掉了剛才的歌聲，  
向老婆吆喝，  
說什麼魚湯燒得不入味，  
又說什麼  
黃瓜  
鹽漬得太不行。」

某些男子承認自己享有生產和其他各種活動的廣泛可能，以及跟朋友們自由交往的權利，但是對自己的太太，生活上最親近的朋友，却只提供日常的家務。在這種情形之下，婦女要是只單純地從事家務，她就不能不落在自己丈夫的後面。

不過，當男子以對待最親近朋友的態度去對待婦女時，當他也負責去分担家務和共同教育孩子時，當做丈夫的關心到太太的文化發展，並且協助她的生產和社會活動時，家庭就成爲社會主義社會牢固，友好和幸福的細胞。

在這種家庭裏，父母的道德行爲，對於他們孩子

們的道德品質，起着最良好的教育作用。

對婦女關係的最可惡的資本主義殘餘，要算下面那件事實：某些工作人員利用自己職務上的地位，來任意處理在工作路綫上受他們支配的，並為他們所愛好的婦女。這些道德墮落的人們，彷彿妄想『用提高待遇的手段，來使所愛的女人墮入情網』（馬雅柯夫斯基語）。

可惜，常常還可以碰到這樣的婦女，她們對這種討厭的傢伙「讓步」，或是小心地打擊「大」人物的「小」弱點，以達到預期的結果。

蘇維埃國家的法律懲罰一切利用自己的職位，差遣從屬者以達到私人目的的人們。不過，除此之外，更需要輿論的控制和巨大的教育工作，以便澈底克服這些過去的腐朽殘餘。

在另外一個基礎上，也會發生同類事件，那是當一個在社會上佔有高位，在物質上有很好的保證的工作者，「忽然」發現他那原來本是一位迷人姑娘的太太，在跟他同居幾年之後，喪失了自己的迷力，並且在多方面都大大地不如另外一個年輕、漂亮和動人的

姑娘，——跟她再來開始一個『第二度青春』該不會壞吧。某些年輕的姑娘也鄙視跟一個年輕而缺少物質保障的丈夫共度獨立而勞苦的生活，却寧願選取一個年老的，但在物質上很有保障的，『從別人家裏扒取來的』（馬卡聯柯語）丈夫，來共渡有閒的生活。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男女那一方都由於自私的打算，而沒有想到被破壞了的家庭，被遺棄了的妻子或丈夫，以及在父母未死而成了半孤兒的孩子們，將要遭到怎樣慘痛的命運。

這種行為跟共產主義道德的原則，又有什麼共通之處呢？什麼也沒有。這完全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習俗的複製。

以忽視和輕薄的態度對待女人，是過去最最根深蒂固的殘餘之一。

『由於教會僧侶，由於剝削者的哲學和科學，』高爾基寫道，『輕蔑和敵視女人的態度，轉入到口頭和民間的創作裏——「民間傳說」裏，鮮明地反映在故事、神話、格言、婚禮儀式、以及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的風俗習慣裏。歸根結蒂彷彿構成了一個國際性的



和世界性的婦女形象：這是一些不大像人的東西，這是一些勞碌、虛偽、愚笨、邪惡和只能優越地過感情生活的東西……這種對女人的關係，深深地進入到了生活裏，使兩性的關係被渲染得齷齪、下流，使雙方都受到貶損，這種關係創造了和正在創造着無數最愚笨，也是最殘酷和可恥的戲劇，——這類戲劇，我們在劇場和小說裏加以讚嘆，可是當它們在我們自己的家庭裏發生時，我們就會憤激到瘋狂的地步。』<sup>⊖</sup>

高爾基斷然地反對這種對婦女的腐朽觀點。他預見到在社會主義的生活條件下，婦女會輝煌地發揮自己的天賦，並且向全世界表現以前人們所想像不到的智力和創造力。在這個基礎上，男子應該根本改變對待婦女的態度。

現在我們可以向蘇聯的男女、互相平等和自由的人們、提出同樣的要求。然而在對男女行為作道德的評價時，必須記住他們過去的巨大歷史差別，記住這些差別在幾十年之間是不會消滅的。必須瞭解，目前婦女在自己生活的某幾方面，還需要男子精神上的支

⊖ 見高爾基「談女人」一文。

持。

在我們的社會裏，是不應該發見粗野和下流的對待婦女的態度的，——這種態度是過去剝削婦女關係的殘餘。蘇維埃婦女對自己所持的那種機警和慎重態度，目的並不在於表示她是一種「弱性」的生物，而在於表現為建設和鞏固最前進的社會制度而作的共同鬥爭中的忠實朋友和戰友。

兩性之間的正確關係，應該在尊重雙方個人自由和雙方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人的戀愛需要把它從自私的動機裏解脫出來。

直到現在在人們之間依舊存在着一種觀念，就是在男女之間是不可能有任何精神上的友誼的，從剎那間會見開始的相互愛好的感情，必然會產生強有力的性的吸引，並且一定要以性的佔有來結束。

這一類兩性愛情發展的描寫，充滿全部文學，從資產階級復興時期起，直到現代為止。巴爾扎克常常說：『男女之間的友情隨着黑夜降臨而減弱。』作為一個資產階級作家的巴爾扎克，沒有看到，也沒有懂得在兩性之間還可能有別的關係。

像這一種的人類戀愛觀，反映對於婦女的動物關係的殘餘。

現代傑出的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說得對：  
『身體——這是女人所能給的最起碼的東西。』

應該對這種思想作一番考慮，以便瞭解女子靈魂的美麗和她的學識的淵博，比起她暫時的身體的吸引來，要更崇高和可貴多少。欣賞前兩者，會給予男女之間的友情以非常的價值。只有這樣的戀愛才會給人無限幸福。

這樣的男女之間的友情，對於已經結婚的人們也並不例外。不過它也只有完全互相信仰的夫婦之間才有可能。

在沒有信任的家庭裏，會無可避免地產生妒嫉——過去最可惡的殘餘之一，作為許多家庭失和原因的一種感情。

對於妒嫉的感情應該怎樣處理呢？

這種感情是在剝削社會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它是跟私有財產的存在密切地相聯繫的。在過去的數千年間，養成了一種把妻子或丈夫看作「私有品」的觀

點，這種「私有品」不是根據所締結的商業行爲，就是根據宗教的儀式。這個觀點引起一種反對每一個（在所有者看來）侵佔他的私有品者的感情。

事實上，妒嫉是另外一種永恆感情——羨慕的變種。因此，在許多語言裏，妒嫉和羨慕用同一個字來表現（例如法文裏的 *la jalousie*——羨慕、妒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當人羨慕那些吸引自己心愛者注意的更幸福的男女敵手時，他就妒嫉。有時候妒嫉的感情也會毫無緣故地發生，如果愛人者沒有自信力，同時當他發現有喪失心愛者的可能時。

托爾斯泰把妒嫉的苦痛卓越地描寫在「安娜·卡萊尼娜」一書裏：『愛情照她（安娜）看來是應該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的。這種愛情減少了；因此，照她的判斷，他（符龍斯基）一定是把一部份愛情轉移到別些女人，或者別一個女人的身上去了，——而她於是就吃起醋來。她的吃醋並不是由於他對什麼女人發生了愛情，而是由於他對她的愛情減少了。在她還沒有吃醋的對象之前，她就在找尋它。根據最最微小的

暗示，她把自己的醋意從一個對象，轉到另一個。一會兒她吃那些粗野女人們的醋，——由於獨身的關係，他是可能很容易跟她們發生關係的；一會兒她吃那些他可能碰到的世俗女人們的醋；一會兒她又吃一個幻想出來的姑娘的醋，——他會跟她脫離關係，而去和那個姑娘結婚。』

這些由天才的藝術家所描寫的全部嫉妒的陰影，是由書裏女主人公的缺乏自信心，以及對於想像的敵手的羨慕而產生的。

自然，嫉妒的社會本質，並非永遠以公開的形式，出現在人身上，而常常是蓋着一層奇妙、複雜的心理體驗的輕紗的。

不過，儘管資產階級的文學和藝術把這個感情描寫成爲人類自然和必要的一種感情，儘管某些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爲了解釋和辯護嫉妒是一種生物的感情，而建立了什麼論證，嫉妒終究是由私有財產關係所產生的一種不變感情，而它也應該隨着私有財產的關係而一起消滅。事實上，在人的自覺提高到尊重個人自由和他人尊嚴的地方，是談不到什麼嫉妒的。在

這樣的情形之下，妒嫉這種感情就會消失，而且它也沒有任何發生的原因。

\* \* \*

我們詳細地研究了兩性之間的關係，因為由於生物的原因和歷史的傳統，它們比較固執，比起人類之間的其他關係來，不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意識的影響。

有時可以碰到這樣的人們，他們在自己的生產和社會活動上是很前進的，可是在家裏却是非常保守的。因為這個緣故，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在於剷除過去那種男人對待女人的可恥態度，建立男女之間的同志性團結——建立牢固的社會主義家庭所必需的、真正人類的愛情和友情的基礎。

不過，家庭幸福的鞏固性，有時會被人的感情的深度、強度和持久性的個別差異所破壞。在這種場合，就發生了離婚問題。

離婚的權利，只有當共同生活由於生物、心理或其他原因而成爲不能忍受時，才能被使用。

然而，離婚權並不是破除婚姻的招待。蘇聯的法律對於該項權利規定某些限制，以促使人們在結婚的

時候，對於這件重要的終身大事，負全部責任。

不過除了這些限制之外，還需要巨大的教育工作，以便克服人們意識裏對於家庭生活關係的過去殘餘。只有提高蘇維埃人們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準，把他們從過去的醜態和卑劣之中解放出來，才可能肅清存在於個別蘇維埃家庭裏的那些不正常現象。

正常的社會主義家庭生活，是每一個男女家庭成員發揮高度勞動生產力的重要保證之一。

生活和家庭問題，不能從整個政治和經濟問題裏分隔開來：它們是非常密切地聯繫着的。

夫婦相互關係的問題，由於孩子的教育任務，而顯得格外嚴重。我們用不到證明，父母之間關係的正常性，是正確教育兒童的重要條件之一。

蘇維埃家庭是蘇維埃社會的基本細胞。在家庭裏培養、形成和發展孩子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未來公民——的感情、思想、意識、和必要的習慣。

因為這個緣故，在跟蘇維埃社會組成統一整體的蘇維埃家庭裏，必須制立真正共產主義式的父母之間關係，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間關係的風格和韻調，以便



在家庭裏培養和教育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熱烈愛國者。

在蘇維埃家庭的鞏固性裏，包含着蘇聯人民個人幸福的一個基礎，也包含着年輕的、在成長中的、受有良好教育的一代帶到生活裏來的快樂的永久源泉。

而在這裏面則存在着蘇聯繼續繁榮，和它向共產主義凱旋行進的最重要保證之一。